

记忆

每逢中秋，我就会想起那个难忘的夜晚。

1998年，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代职的我，正好在斯姆哈纳边防连蹲点。霜浓雾重的仲秋高原，细雨中飘飞着片片雪花。吃过晚饭，我和王指导员一起去前哨班看望执勤的战士。

由于通往连队的道路被山洪冲断，边防连已有近20天无法得到给养。我们翻遍连队储藏室，只找到3筒黄桃罐头和2筒午餐肉罐头。

前哨班位于海拔近3000米的边境线上，有4名战士常年驻守在这里，每日执勤巡逻。王指导员告诉我，这个哨位是全连视野最广、最陡峭的哨位。

山路被雨水泡得稀软，每向上一步，鞋底都要与泥泞较劲。冷风裹着雨丝直往衣领里钻，我走得气喘，额角的汗混着雨水往下淌。

转过最后一道山弯，哨位的轮廓终于在雨雾中显现出来——那是一个用石头和水泥砌成的岗亭，旁边竖着一根粗壮的钢管旗杆，被雨水打湿的五星红旗仍高高地迎风飘扬。瞭望塔上，“西睡第一哨”5个大字格外耀眼；远处山坡上，用白色石块镶嵌的“祖国在我心中”几个大字很是醒目。

前哨班岗亭的空间很小。我环顾四周，岗亭的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新疆的轮廓被红笔圈出，斯姆哈纳的位置用一颗小星标注着，旁边写着一行小字：“祖国在我心中”。地图下方，摆着4个整整齐齐的挎包，每个挎包都装着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印着“边防战士守则”。

雨还在下，敲打着岗亭的铁皮屋顶。我让王指导员先回连队，自己留下与前哨班战士们一起过节。

已是晚上9点多钟，内地早已灯火璀璨，而这里的天色才刚刚暗下来。我从给养袋里拿出从连队带来的几筒军用罐头递给他们：“来，大家分着吃。今晚看不到月亮，也没有月饼和水果，我们就过一个没有月光的中秋节吧！”

战士小蔡接过一筒黄桃罐头，眼角溢出一行泪水。“副政委，我妈每年中秋都会给我寄罐头和五仁月饼，可今年她……”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

“是不是因为修路耽误了邮寄？”我忙问道。戚班长拍了拍小蔡的肩膀，告诉我：“他老家在陕北榆林，新兵训练结束后就直接来到前哨班。半个多月前，他母亲

难忘中秋边关月

■徐映珉

收割谷子时不慎跌入深沟，等被发现时已没有生命体征。他父亲怕影响他工作，直到前段时间才写信告诉他……”

看着低头不语的小蔡，我心里一酸，却不知如何安慰，好一会儿才说：“咱们一起吃罐头！”

戚班长打开黄桃罐头让小蔡先吃，自己转身走出岗亭，说：“副政委，这已经是我们第三个没看到月亮的中秋夜了。”“前两年也下雨？”

战士小庄点点头：“前年中秋赶上大风沙，别说月亮了，连太阳都看不见；去年国庆前就下雪了，哨位上积了半尺厚的雪。”他说着，指了指岗亭外的界碑：“雪太大，我们怕界碑被雪埋了，每隔一小时就去扫一次，扫到后半夜，手脚都冻僵了。”

我顺着小庄手指的方向望去。雨雾中，界碑上“中国”二字透着威严。

“想家吧？”我轻声问。沉默了片刻，戚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笑得眉眼弯弯。“这是我妹妹。她说在学校看到的月亮应该和我在哨位看到的一样亮。虽然现在我看不到月亮，可只要想着家里人能看到，我就觉得值了。”他说着，拍了拍身旁小庄的肩膀，“咱们守在这里，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能安安稳稳地过节吗？咱们这里没月亮，可家乡的月亮亮着呢，那就是咱们的念想。”

看着这些年轻的战士，最大的戚班长也才22岁，最小的小蔡刚满19岁，我心里很受触动。

思绪翻飞间，我又想起了多年前在云南老山前线那个硝烟弥漫的夜晚。

那是1986年的中秋。连日的秋雨和浓雾，让老山笼罩在一片潮湿的云烟之中。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难见明月星光。那天傍晚，身为战地记者的我和战友坚守在猫耳洞里。彼时，暴雨导致道路被毁、交通和通信中断，给养无法送达。

夜幕低垂，雨声滴答。我们围坐在一起，默默无语。几个小时前，敌方的一发炮弹落在阵地上，正在做晚饭的战士小蒋来不及躲避，被弹片击中胸部，身负重伤。临终前，小蒋告诉我们，他身上有一块母亲之前寄来的桂花五仁月饼，他本想在今晚与大家分享。

那一晚，我们就着眼泪分食了那块月饼。

雨渐渐小了，风却更猛烈了，将我的思绪拉回。

望向远处的边防线，天空一片漆黑，没有一丝星光，我却觉得，眼前并不昏暗——战士们胸前的服役章和他们的手中的钢枪，都泛着冷冽的光；还有他们眼中的眼神，清澈执着，像簇簇燃烧的火焰。

瞭望塔上，正在执勤的战士小雍挺立在寒风中。我登上瞭望塔，想替他站会儿哨，被谢绝后，便留下来陪他站一会儿。

当提起边关的月亮时，小雍说了一段让我记到现在的话：“其实咱们这里也有月亮。界碑就是月亮，它守护着祖国的疆土；五星红旗就是月亮，它映着咱们的初心；脚下的土地就是月亮，它连着家乡的牵挂。副政委，月亮其实在我们心里。”

冷风呼啸而过，雪粒打在脸上，我心里却很热。这就是我们的边防战士，多么可爱，多么可敬！

那个中秋夜，我没有看到天上的月亮，却看到了最美的“边关月”——那是边防战士用青春、忠诚与奉献铸就的“月亮”，比天上的明月更皎洁、更永恒。



于都河记得

■刘建武

风掠过于都河的万顷碧波
岁月缓缓淌过
这条奔流的江水
见证了伟大长征滚烫的序章
一九三四年的深秋，寒霜没骨
将士集结于赣南红土
在暮色之中，整装仁立，奔赴前路
身后，是需要守护的故土
身前，是千山万水的险阻

夜色沉沉，星月隐匿
千家万户，灯火未熄
苏区乡亲们，卸下门板，献出船板
有的老人，拿出准备自用的寿材
灯下妇女，一针一线赶制军鞋寒衣
只希望远行的战士，少一分苦寒
浮桥，在暮色里搭起
又在黎明前拆去
一次一次，藏起江上的踪迹
渡口之上，是亲人的送别
此去山高水远，唯愿珍重

于都河记得
记得木板相连的温度
记得那次义无反顾的出发
红土地记得
记得生死与共的深情
记得绝境中不曾熄灭的信仰

硝烟早已远去，危难已成过往
站在渡口，看江水奔流依旧
岁月更迭，薪火相传
先辈以热血奔赴祖国
以生命开辟前路
我们以初心赓续薪火
以笃行续写华章

长征

第6774期



大国重器(布面油画，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第14届全军美术作品展)

游健、王兵作

硕果挂枝头

■陈友桃

心香一瓣

儿子在西北边关服役，我始终牵挂着远方的他。趁着假期，我带女儿远赴西北，去看望戍边的儿子。

一路向西，大漠边关的苍茫壮阔，不断撞入我的视野。抵达营区后，部队将我们安置在营区内的家属招待所，连队按时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我们面前。细致周到的关怀，让远道而来的我们倍感温暖。

清晨，天刚蒙蒙亮，营区还笼罩在淡淡晨雾之中。不久，一轮朝阳从山边慢慢升起，照亮连绵起伏的群山。营区渐渐热闹了起来。有的战士打扫卫生，有的战士排成整齐的队伍跑步；还有英

姿飒爽的女兵，身着迷彩服，步履豪迈，列队走过。

我沿小路弯弯，不承想这座军营大院内，竟藏着一片生机盎然的果园。果园内，一排排果树错落栽种在营房院内，满枝硕果压弯枝条。青涩的冬枣密密匝匝挂在枝头，圆润饱满；硕大的青梨迎风摇曳，裹着一层薄薄的果霜；架上的葡萄藤蔓肆意舒展，一串串葡萄垂落下来，惹人喜爱；鲜红的李子沉甸甸挂满枝头，个头饱满，果皮红亮，远远望去，像挂满了一树的红灯笼。果香顺着微风飘得很远。

边关气候干旱，瓜果生长较为艰难，一院硕果来之不易。要是在寻常乡间院落，这样满枝头的果实，早就被四邻八舍采摘一空了。可眼前这片军营果园，满树果实完好无损。官兵每日训

练，来往于果树之间，面对触手可及的香甜果子，没有一人私自尝鲜。我忍不住问儿子：“这些果子能不能摘来吃？”儿子点头：“果子成熟之后是可以采摘的。”我又追问：“那你们怎么都不去摘？”儿子轻声答道：“等果子再成熟一些，留给需要的人，或留给前来探亲的军属品尝。”

微风拂过枝头，红彤彤的李子轻轻晃动。我摘下一颗李子，轻轻一咬，清甜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漫。

我望向儿子，心底满是欣慰。短短一年多，儿子的身体练得结实了，脸庞黝黑泛红，走起路来步履生风，举手投足间满是军人独有的硬朗气质。

边关的风掠过营房，硕果挂满枝头。发生在这座军营里的平凡小事，带给了我由衷的感动欣喜。

在无声处

■何吼

情感兵站

服役那些年，我见过各种不同性格的军人。有人健谈，谈起训练成绩神采飞扬；有人沉稳，三言两语交代事务，便转身投入工作。更多时候，他们只是沉默。默默出操，默默养护装备，默默在深夜站岗，再轻手轻脚摸黑上床。

这份沉默，起初让我心生不解。我总觉得人与人相处，本该有闲谈笑语。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份沉默，是兵的本色。一年冬日，我前往一处高山哨所检查工作。哨所坐落于海拔4000多米的山巅，常年积雪冰封。上山途中，引路的战士走在前方，步履从容，耳中塞着耳机。我心生好奇，出声叫他。他连忙摘下耳机，略带局促地致歉：“指导员，抱歉，我以为您不介意。”我笑着表示无妨，问他在听些什么。他答道：“有声小说。一个人驻守太久，久不开口，嗓子会发紧，听人声能好受些。”我又问他多久未曾与人交谈，他略一思索：“上一批人上山，已是46天前了。”

46天，在这座与世隔绝的雪山之巅，足以让人被孤寂淹没。

哨所狭小逼仄，一室一床，一架望远镜、一部电台便是全部家当。屋顶上猎猎作响的国旗，成了这片荒寂山巅最鲜活的颜色。我们静坐无言，耳畔只剩风雪呼啸。良久，他轻声开口：“指导员，其实不算苦。刚来时夜夜难眠，如今早已习惯了。这风声，是最好的安眠曲。”

说罢，他起身倒来一杯热水，水质略显浑浊。他解释，这是融雪所化，静置片刻便会清澈。

那一夜，我裹着厚大衣在哨所留宿。凌晨时分，我骤然醒来，听见战士守在电台前低声通话。他语声轻柔，像是怕惊扰了我。细听之下，才知道他在和邻哨战友核对线路。工作完毕，沉寂片刻后，他轻声问道：“老许，你那边月色亮吗？”

电台那头静默数秒，传来一句简短回应：“亮得很。”

返程后不久，我调离了连队。后来听闻，这位战士顺利转改军士，依旧驻守在那座雪山哨所，一守便是7个年头。

后来，我开始细细思索军人的沉

文学作品